**圆桌派第二季第5集 考试：高考压力怎么解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许子东、马家辉、梁文道**

人物简介：

马家辉：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学士，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，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。

许子东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）东亚语言文化系文学硕士，香港大学中文学系哲学博士。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现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梁文道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。

窦文涛：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。

**正文：**

窦文涛：今天终于叫窦许梁马呼之已出了，这个咱们的观众还真是盼望咱们四位很久了，但是我感觉呢，这俩黑老师有一点无精打采。

马家辉：会吗，不会啊，当然无精打采啊，窦许梁马，为什么我排最后？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家辉：初唐四杰，你记得那教训吗？

梁文道：叫马许窦梁也可以。

马家辉：对，咋回事。

窦文涛：不，马我跟你说。

马家辉：我不拍了。

梁文道：我唯马首是瞻。

窦文涛：我唯马首是瞻。我们，我跟马太有缘了，你看看，马未都，北京有个马未都，香港有个马家辉，对吧，什么都是得赶上马。

马家辉：南北二马。

（许子东微笑旁观）

窦文涛：所以要不是在这个深圳，咱们也没有这个聚会，所以这个也得跟咱们这个《圆桌派》，福特锐界《圆桌派》的这个观众说一声，就是说呢，禅宗分成南北宗是吧，中国画是吧，也董其昌分的南北宗，我们这个《圆桌派》也有南北派，现在就是，不是少林嘛，南少林。

我们这个因为照顾你们这个马，我们有个圆桌南派，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环境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导演都非常得意，说我们就布置成了怡红院的这个感觉。

马家辉：那小妹在哪里？

梁文道：我以为你要形容我们这个南派，北边的是少林，我们南边的是什么巨鲸帮，然后这个长沙帮这一类的。

马家辉：南派马叔，不是南派三叔。

窦文涛：怡红院是《红楼梦》里的，我说你这充其量是金庸的丽春院，但是呢，这个。

窦文涛：徐老师想发表什么意见。

许子东：没有。

窦文涛：没有啊，这个今天咱们，你们几位都是教授，对吧。

梁文道：他们是。

窦文涛：所以要讲讲这个跟考生们关系特别大的问题，高考了是吧，高考了，所以我现在先让你们感同身受，这个前几年呢，央视播了一个叫《高考》的纪录片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那个宣传片做的挺有感觉，你们可以来进入一下这个情绪。

**观看网络视频资料**

窦文涛：怎么样，引起了什么联想？

马家辉：我对这个比较特别吧，因为我对高考从来没有压力对我，因为我家里蛮幸运的，考试基因蛮好的，文道可能知道，我妹妹是香港高考女状元，她考九科是八科的A，其中一科拿了B，为什么呢？她很快半小时写完了，交卷，原来她看漏了一页。我们从小就读书对于我们来说太简单了，所以我们每一次，其实我幸灾乐祸的。

窦文涛：这叫晒命，晒命！

马家辉：晒命，可是我告诉你们，那害了自己，就是因为不稀罕，我又没有我妹那种天才，那我就没有考得很好了，后来走的道路比较曲折，不然的话我今天不是你们嘉宾了，我今天是你们的赞助商，对不对，我那个出钱请你做节目，我是个车的企业的老板。

梁文道：放头像在这儿，是吧？

马家辉：对，我投钱给你们。

窦文涛：真的是。

许子东：张爱玲《小团圆》一开始就是讲临考的心理，到最后也是，这部小说很难读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讲一个考试前的，像军队打仗一样。

窦文涛：就像刚才那样。

许子东：斯巴达克斯，就是她用到了斯巴达克斯Hegen比喻。

窦文涛：你们当年呢？也是啊，老三届。

梁文道：你是老三届吧，对吧？

许子东：我最初的高考的经历讲起来就真相了，就是要暴露年龄了。

窦文涛：暴露了说不定还显得你年轻点。

许子东：其实我们的考试是经过推荐去的，我是因为做什么生产队副队长，表现非常出色。

窦文涛：你还做过生产队副队长呢？

许子东：对。

窦文涛：许副队长。

许子东：然后表现很出色，才让你推荐上去参加考试。

窦文涛：那去考的时候你紧张吗？

许子东：我不紧张，因为考卷很容易，我们是一种荣誉，因为你能推荐去考，你就很光荣了，那就八九不离十了。

梁文道：就等于已经是举人了。

许子东：大概一半的机会吧，因为当时考的人也不太多，大概我忘了两个取一个，还是三个取一个，我这些年来不断地听到很多人抱怨高考的各种各样的弊病，我总是那句话，珍惜，因为我处过一个时代是没有考试的时代。

梁文道：想考都没得考。

许子东：对。

窦文涛：诶，这还真的是，就是你像当年这个高考，基本上一考，我是八五年高考的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你考上大学了，那基本上就是工作错不了，就是这么个感觉，没考上大学的，就是工厂里当工人，所以呢我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压力，是不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大，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像，所以我刚才看这个片子，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。

我觉得这件事实际上在潜意识里刻画非常之深，你比方说我记得当时我的这个同桌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刘春，刘春，就叫刘春，班里我们那是重点中学。

许子东：不是那个后来的。

窦文涛：不是我们后来认识的，所以班里他考前三名，他一直是第三名这么一个名词，我们那是重点中学，但是到临考试前几天他不来了，就是刘春不来了，说后来老师说这个人怎么不来呢，因为我是他同桌，就让我到他家去。

我就记得我还跟他谈，我说你怎么不来复习了，他就说我不想考了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我怕考不上，他选择的是他不考，就是他受不了这个压力。

许子东：文道你怎么考试？

梁文道：我大概从初中一年级给自己就定了一个目标，我每一年的目标升级，升级就好了。

窦文涛：知足常乐。

许子东：这不是一个低标准，香港的中学考大学比例现在最高是17%，当年还不到，这个比例在台湾是100%，但是香港到现在只有17%，所以考上香港的学校都很难的。

梁文道：我没想考上啊，我那时候我只是中学先考升级，大学能上就上，不上也就罢了，我当时是这个想法。

马家辉：我还蛮喜欢考试的。

梁文道：真的啊。

马家辉：可能跟我小时候，我不稀罕，可是喜欢那种成就感，可能跟我小学的经验有关系。

我小学三年级也是快要留级，一班50人，我考大概45、46 ，然后我妈妈很幸运，给我找了一个中学的名校的女的补习老师，强调是女的好看的，非常好看，这个非常好看。

许子东：立马就精神了是不是。

马家辉：可是那重点不是因为她好看，重点她懂得教，我还记得那种启蒙，开了天眼的感觉，然后她替我补习英文跟数学，一补，马上懂了，为什么那个英文的文法原来是这样子，数学的原来是这样理解，然后我从三年级。

窦文涛：男老师教一个学期都不懂。

马家辉：男老师我根本不会去。

梁文道：女老师一教就开窍。

马家辉：我开窍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女老师，我从三年级考45名，然后四年级就考30名，然后考十名，最后考全班第三名这样，那种进步，我看到自己的成绩，老师看着我的脸表情完全不一样了，从我快要留级到考第三名，本来是我对着老师鞠躬，后来几乎老师对着我鞠躬，觉得教出一个好学生，我相信考试的。

窦文涛：就文道说的这种心理，当年在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这么想，没有一个人这么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今天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，但是我记得当时在我们那个高考班，那就跟那个片子里说的一样，那没有一个人不觉得非考上不可。。

梁文道：为什么？

窦文涛：我跟你这么讲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只是觉得没有别的选择，就是说你看我跟你说到什么程度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如在眼前。我记得那个阳光，就是那个在高考的那个课堂上，啪，先把那个卷子放在桌上，白的先放在这儿，然后你进来，一翻开，那个扣着的，一翻开那个心情我今天都记得，三个题我会，两个题没看，我那个汗就下来了。

然后你就是，我记得当时是写作文的时候，你知道就是那个钢笔就在这个纸上沙沙地响，然后你看那个阳光这样照过来，就这个画面呢对我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印象，我觉得当时甚至人有一种抽离感，我跟你说到了自虐的程度，这就人反应很多内心。

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高考考三天，考三天呢，就是中午吃饭就自己带饭，妈妈给我带一个，那个叫那个什么，那个饭盒，蛋炒饭，说那个时候说高考就补点营养，就给我打个鸡蛋炒大米饭。好，我就带着，你知道我三天没吃饭，就是上午考完了，别的同学都吃饭，我三天没有吃饭。

梁文道：吃不下。

窦文涛：不是吃不下，你知道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，似乎觉得呢，我现在有时候发现我父亲都有这种心理，就觉得我得让自己受点苦。

梁文道：你要是这时候舒服了，你后面就完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如果不折磨我自己好像就不会有好成绩，以至于这个东西到了一个什么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先考完就报志愿，给你一份标准答案，你只能根据这个标准答案猜你会得多少分，然后你根据这个大概的多少分呢，你去报大学，所以你知道吗，很焦灼的，就是你比如说你敢报北大吗，万一你不是这个分呢？我当时就看，好，最后呢我就报了一个武汉大学，算是重点大学了，对吧，我报一个武汉大学。

许子东：本来就是，不能说算是。

梁文道：这什么话，这武大校友这么谦虚。

窦文涛：就是我就是说呢，报完了，你想这种心情，你等分数，你知道在等的期间，我现在还记得我让我弟弟打我，就是。

梁文道：你都考完了你还得受苦。

窦文涛：再狠一点，我就这样、再狠一点，咣咣。

马家辉：也就是公布前。

窦文涛：就是等这个分数的时候。

梁文道：觉得还得要再受苦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没有这种心理，就觉得我觉得我得受点虐待，我觉得我得受点苦。

梁文道：然后才能苦尽甘来。

窦文涛：我觉得我得惩罚我自己，才有可能那个分数不会让我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被我弟弟揍得鼻青脸肿一通，最后我清楚得记得，我考了五百分，刚过重点线没多少。

许子东：你的志愿填得还是对的，恰当的。

窦文涛：恰到好处。

梁文道：非常精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也出了幺蛾子了，也出了意外，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如在目前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重点中学，武汉大学的老师都到这个学校先来挑学生，跟你谈谈怎么怎么样，就我为什么报武大呢？也是因为那个老师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英文系的一位女老师，看上我了。

梁文道：怎么又是女老师。

窦文涛：不是说看上别的，就是说看上我这块（料）。

梁文道：这一集原来讲半天是女老师。

窦文涛：就是看上我说。

许子东：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女老师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女老师就说了。

马家辉：我有发言权。

窦文涛：女老师就说你到时候报我们这个学校，如果你的分数够的话，所以也因为有这么一重保障，我就填了，但是填了，你知道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，新闻系当时要看这个体检，本来我一看我考500分过了这个线了，因为那个漂亮的女老师说了，只要我一过这个线肯定要我。

马家辉：她来替你体检，她说文涛你来找我。

许子东：看来还是颜值起作用的。

马家辉：干嘛要体检呢？跑新闻要扛着那个机器是吧。

许子东：文涛我听他说说，他生命的重要关头，总是有女的帮他。

窦文涛：对，真的。

许子东：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对吧。

窦文涛：我最爱女领导，就是我每一次人生关键的转折点。

梁文道：不不不，你先说回女老师体检怎么了。

马家辉：对，体检怎么样，我最感兴趣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女老师体检。

梁文道：第一名，状元啊。

窦文涛：女老师在邯郸，那是那一年的高考的招生中心，但是呢我一看我考了500分，我高兴坏了，我想这下终于见到女老师了，对不，终于可以了。

但是嗯，峰回路转，突然间剧情反转了，啪，女老师给我们学校发了一封急电，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体检材料，他是色盲，你知道吗？

许子东：你是色盲？

窦文涛：我呀，我跟你说这事到现在也没闹清，需要女老师再进一步检查，就是说我是色弱，就是说。

许子东：你开车，开车就不能色盲了。

梁文道：你别在节目里头这么说，人家驾照马上得收。

窦文涛：不是不是，你对色盲缺乏了解，你以为色盲，我们色盲就是黑白电视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红绿灯分不清楚。

窦文涛：我是属于红绿，就是也不到色盲这个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当时高考之前就有体检，然后这个漂亮的女老师就说了，说这个新闻系，我们有可能干这个摄影摄像，就是说这个要是色盲，那这个我们这儿就得考虑一下怎么办，怎么办，你说这个人的心情一下子掉到冰窖里头，然后我就记得，我跟我爸爸当时就登上了从石家庄去往邯郸的火车，两个小时，你知道这一路上就这两个小时，我爸爸拿了一个，那个时候看这个色盲，拿这个色盲本，拿这个色盲本就给我看（许子东：预习），不是。

梁文道：背熟是吧。这是什么色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这个色弱，你们看着是个鸡，我们也不是看不见。

许子东：你看着是个鸭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们看着就是个鸭，它那个设计真是，就是我也能看出来，找个女老师，结果来一男的。

马家辉：女老师发那个信息就是叫他过来，。

梁文道：你一直喊那个女老师，原来是一个男的。

许子东：搞了半天是个男的。

马家辉：我来猜。

梁文道：这么多年他都以为自己是同性恋。

窦文涛：我是色盲，我不是性盲，好吗，我就说这。

许子东：搞清楚了。

梁文道：他就看错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我当年的苦大仇深，就成了你们的笑料。

马家辉：不是，我还没猜嘛。

梁文道：同情啊。

马家辉：我猜你那女老师发了一封信，这是为了你跟你爸，叫你爸带你去邯郸找她，但时候就检查。

窦文涛：你发音准确点，爸。

马家辉：你爸，你爸爸，然后到时候她就穿着衣服给你看，我今天什么颜色，对不对，红色还是白色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你说家辉这种人留在大学，这不是危险吗？

马家辉：不是，不会。

梁文道：危害多少有志青年。

马家辉：我觉得他们才危险呢，男女不分，搞不清楚什么状况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还没给你我给你炫我的特异功能，你这，注意重点在这儿。

许子东：就是把鸡能变成鸭。

窦文涛：重点在这儿，今天说什么那种最强大脑，我跟你说我去了把他们全灭，最强大脑，我就这两个小时的时间，当然我这样也是不对的，不要学我这个坏榜样，这个色盲本是没有页码的，你要知道，没有页码的，全是一堆的那个色块。

许子东：你全部背下来。

窦文涛：我全背下来，我根据什么背下来，我根据每一页左下角那几个三角方块的组合的图形，就我卡每一页左下角就这个图形，我就让我爸说那是个鸡，我说是个鸭，就鸡，就是鸡，再背，鸡，这是鸡。

许子东：第三页是个鸡，第四页是鸭。

窦文涛：我的天哪，你说两个小时，我把整个色盲本给背了，然后到了邯郸，女老师笑脸相迎，说来了，你到底是不是色盲，我说我应该不是吧，然后女老师说咱们看一看。

许子东：给你看另外一本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窦文涛：女老师不会这么坑我的牛。

马家辉：换了新版本，最近改版了，换了新版。

窦文涛：女老师不会这么坑，女老师然后就去看、看、看，无一错误，没有一个错，这个女老师中间就说，你怎么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又紧张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。

梁文道：那不太可能。

窦文涛：不太可能，要不为什么说色盲呢，对吧，然后呢我明明看着是鸡，不是，其实我明明看的是鸭，但是你们辨色能力正常的人看的是鸡吧，然后我还是说了一个鸭，就有意的再错两个。

许子东：犯一点小错。

梁文道：犯点小错。

窦文涛：最后女老师表情又转为缓和，就是色弱是吧？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色盲，我是色弱，就这一点女老师一念之仁，就是说你有时候也分得清红绿灯，这行，录取了就录取了，而且但是上了大学之后，我客观的检测过一回，还真的就是所弱，你还不能说我骗人。

许子东：所以文涛的主持节目的特点就是一个色。

梁文道：就是对这一点有辨别困难能力。

窦文涛：你就说后来我到了这个大学，我们英文系那位也是漂亮的女老师，也是教英文的。对对对，我经常去上她的课。

马家辉：所以你刚刚说老师一念之仁，有时候改变人家一生，像我碰过一个老师，就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，那在台湾读大学，你考了第三次，内地叫什么？台湾叫当掉，内地叫不及格叫什么。

梁文道：不及格了嘛，香港叫肥佬。

窦文涛：肥佬。

马家辉：肥佬。

梁文道：这种话普通话叫什么？好像没有词。

许子东：挂掉。

马家辉：反正那台湾叫三挂就要退学了，就是我好不容易去了台湾读书，台湾大学最好的大学，就要被踢了那多惨那。

许子东：那你是读台大的。

马家辉：台大的心理系，杨国枢老师的高足、门生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第三次还是不过，然后刚好那个化学老师本身很喜欢搞历史、写文章的、也写一些评论。

那我当时大学二年级已经出了一本书，研究李敖的，那我就聪明，精明，就把书签个名刘老师指正，然后送去给他。他收到书之后呢，几天后又找我，找我谈了，就谈台湾历史，台湾的政治、李敖了什么，然后也是一念之仁，你看我多好，我不是只找女老师的，这个留的是个老头，然后我找他，他就说好吧，然后就给我随便补考，随便出个化学题，其实化学题就是作文题，我还记得那个题目叫请讲一下你对于化学的见解，然后靠化学就这样考的，我就写了五千字给他，他给我过。

假如当时我凑巧不是写了书，也不是凑巧他喜欢搞历史，他就是给我肥掉，我这样后来不晓得怎么办，当然可能很好，可能也变成你们的赞助商，反正人生就是要碰到一些好老师。你

梁文道：那你们两个的例子恰好都说明了这个考试制度再怎么公平，都是百密而一疏。

许子东：但是偶然性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，它一定会有很多必然性，所以每年都有学生来问怎么应对考试这个事情，因为考试客观上，你想中国目前每年考取大学的人有七百多万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香港的人口进大学，它是我们社会维持公平的一条最重要的通道。

梁文道：是。

许子东：那学生怎么办呢？我就告诉他们一句毛主席语录，叫什么？叫战略上要藐视敌人，战术上要重视敌人。就是啥意思？战略上你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讲考试不重要，nothing，它绝对不会决定你的一生，你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是眼前你非得把它考好，你把它考好了，进了学校了，你才能说这个考试算什么，这些东西算什么。

梁文道：不过这个我觉得，你刚刚讲的人生我就想起来，就跟你对人生的看法和要求是有关的，你比如说我为什么小时候那么的不注意上学或者不注重考试，我是念高中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们说考会考，头几天，就倒数一个月要考香港会考，就是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还要考一个试才能上得了高三跟这个高四，我们还有高四，那个年代。

窦文涛：搞死。

梁文道：搞死。我上学，我反正上学也就这么瞎呆着，要不就自己看书或者怎么样。那个老师看到我，你知道什么反应，梁文道，你还回学校，你还回来干什么呢？去找工吧，别浪费时间了，都是这样的，去找工作吧，去拿什么建造业。

窦文涛：属于被抛弃了的，被放弃的。

梁文道：去什么建造业训练局去当那种，香港那种盖大楼的那种扎铁工人，他建议我去干那个，我想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当时中学的时候做过暑期工，我做过那种，当时还有这种工作，叫做BOY，以前我们不是喊BOY，BOY是什么呢，他是在写字楼送快递，那时候快递不是外包的专门服务，是你写字楼之间自己聘的人，公司聘的，贴贴邮票什么的，我干过一下那个东西，我很快干完一天的工作，我就觉得很闲，然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坐交通工具，或者在办公室没事呆着，我就看书，那后来我又发现，在这个写字楼里头，这个商业大楼底下有一些做保安的，我发现他们也很清闲，就是那些做保安的呢其实他。

许子东：他不看书。

梁文道：但他不看书，他每天在那边比如说上班，八个小时或者是个小时，夜班更好，夜班根本没人出入，他就定点上上下下走一趟，我就赫然发现干这种活收入是很低，但他很多时间，那空闲时间可以干什么呢，我就发现其实是可以看书的，而书是不用钱买的，因为香港公共图书馆什么都有。

所以我当时就算了一下，我大概一个月需要最低是多少我能活着，然后我就而且已经很快乐了，我就能看书、想自己的事，当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我觉得考试，我就这样，所以我对生活的要求是这样，所以我同意高考能够定终生，但是那个终生之前就是你对生命你的要求能够放到多低。

许子东：这个用阿城的《棋王》那一句话，阿城《棋王》那两个核心观点，一个观点叫围棋不维生，你下棋不能为了好处去下棋，下棋是养性的，这是一个很高的精神状态。

但是他附带一条，如果要做到这一层，生不可太盛，就是盛大的盛，换句话说你对生活的要求不能太奢侈，你不能够名牌，大房子，开汽车什么什么。你要是太盛，生活的要求很高，你就必然要把你的棋，就你的精神追求来谋你的生活的好处，所以我觉得跟你讲的是相通的。

窦文涛：你这里头实际是两件事，我觉得就是文道说的这个就是说爱看书，你看今天我看有的有的这个年轻人，他就跟我聊天，我就发现他不爱看书，一看就睡，最好的安眠药，一看就睡，我就觉得就是说，平常就是说很空虚，很迷茫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
你看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，我也不一定跟年龄有关，就至少我吧，我觉得飞机延误我从来不着急，只要我有本书，只要我有本书，你等三个小时，我坐飞机上看书呗，我现在碰到飞机延迟，我常想起他这句话，我每次很焦躁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文涛说过一句话，说你不用急，你正好看书。

窦文涛：对对对，这就是咱们这个苏东坡说的，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什么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一蓑烟雨与任平生，那都是瞎掰了。但是我是说，我是说，我觉得至少我，我觉得文道也是，就是我们有一种从书里得到乐趣的一种能力，一种爱好。

所以我那天那个小孩就跟我讲，他说我们从小做功课做到晚上12点，连电视都看不成了，他看见这个书他就烦，他考完了之后，那看见这个书从此就烦了，我记得我们高考的时候，我是临高考前两个星期才开始真用功，之前一直陶醉于。

许子东：不能复习太早，复习太早效果不好，

窦文涛：是吧。

许子东：一定是你礼拜一考试，你礼拜六礼拜天复习或者礼拜天晚上不能复习，你要是礼拜三礼拜四提早复习的，那脑子就。

窦文涛：这可能是个经验，我就记得。

梁文道：靠短期记忆。

许子东：对。

窦文涛：我在两周之前都是看课外书，然后班里大概我考过三十多名，实际上是我自己掌握到三十多名，对吧？咱们就藏拙，要低调，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心里知道，就是说我只要一下功夫，噌，我就能上去，所以我一高考考我们班里第十名，我们那个重点就考上，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

就是说它是两件事，也是许老师刚才说的，你知道这让我想起当年那个科举，就是王阳明。我那天发现王阳明，就是明朝的这个大儒，他就觉得他说第一人要修养自己，人生的进步，我要读圣贤书、修身养性，这是一条路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没有科举就没有晋升之阶，对吧，这两个矛盾，他跟他的子侄辈们也是在说，说不要因为科举荒废了，这个修养圣贤之道，但是呢你不好好复习功课地，你把心思放在看闲书上头，你考不上你怎么办呢。

于是后来王阳明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，他这个理由也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不要去管这个科举这个八股是有用还是没有用，他说这是另一件事情，他说比如说我们要晋见皇上，对吧？那么等待皇上这个召用我们，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诚意呢？你是不是应该先给皇上行礼或者再带点家乡的土特产，就是你要有诚意。

许子东：高考就是一个诚意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说你把这个理解为你要为国家做贡献了，要接受国家选择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了，你拿出点诚意来。

许子东：这位老兄就是缺乏诚意。

窦文涛：这位老兄没有诚意，就是你连参加一个高考，就说死记硬背吧，你连点死记硬背都没有，我怎么能相信你是诚心诚意的要成为栋梁之材呢，你看王阳明这个说法我发现挺有意思。

马家辉：就要找到说法，没有，我们都在讲如何应付高考，高考的意义，别忽略了当谈高考还有一个面向，考不到怎么办？每年那么多考生，虽然比香港，香港更多考不到，但考不到，当你当时考到500分，万一你考不到那种心情，那种情绪怎么样处理，会不会自杀，会不会抑郁症、抑郁症等等，那很难受了。

我还记得我，因为后来我在香港考高考，我们那时候很好玩的，我考到那个分数是能够进香港大学的，结果我还记得考高考的时候，我以为英文就像什么、骑自行车，你学会像游泳，学会就学会，原来不是的，你没有练习就忘记了，根本完全写不出那个英文作文。

那英文那个分数需要面试，我就去香港大学面试，面试了也讲不出来，那个洋鬼子，那个养教授问我问题，我讲不出来，结果还记得。

梁文道：就不如女老师那么亲切。

马家辉：因为当时整个香港湾仔区的人都以为我考上香港大学，湾仔是一个区，等于整条村都说，以为你考上了北大这样，我还记得我一个人守在我家楼下的邮箱那边，等着邮差来，等三天，每天大概的时间我都要下去等他，把包包放下来发信，今天又没有，第二天没有，第三天有了，然后发了那信，我一拿出来，不马上打开，慢慢开，慢慢看，慢慢看，慢慢看一看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录取你。

窦文涛：天哪。

马家辉：哇，那个感觉我到现在都记得，站在那边，我们家的门前，然后只有一个管理员老头，整天色眯眯的看着我的，小鲜肉嘛，然后没有办法。

窦文涛：他这个性方面关系比较复杂。

马家辉：是别人看着我干啥。

梁文道；从女老师到这个管理员大叔。

马家辉：是他们看着我，不是我看者他们。

许子东：男女老少通吃，所以要写《龙头凤尾》，对不起，在打一下书，然后我还记得那种感觉，那时候非常感恩，有一个很包容的家人，他们没有鼓励我，可是也没有问我。

因为他们，我一回家，他们看我的脸色也什么话没讲就知道，然后没有问，没有问半句，我还记得吃饭，吃饭还故意把话题讲到，家辉不如明天我们去澳门吧，完全半句，到今天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提，然后完全没问半句。

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种经验，我除了想者那700万个学生考上了，其他考不上整个社区有没有，或者说学校有没有支援他们的情绪，支持他们、家里怎么样来对应。

窦文涛：这个非常重要，我们有这个历史经验可以证明，要做好他们这个失败考生的心理辅导工作，比如说在这个唐朝末年有一个叫黄巢的，就是一生中考了多次，最后一次全力一搏，终于没有考上，然后离开长安的时候，留下了一首诗，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张艺谋的电影名字，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回去发动农民起义去了。

还有一个他们说的，你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，洪秀全，洪秀全也是参加这个科举，但是科举跟咱高考两回事，洪秀全参加科举也是屡试不中，急了，你知道吗？本来中国读书人拜的是孔圣人，你看他信仰改变了，他老考不上之后，他就拜上帝教了，他就太平天国出来了。

你想想这个考不上，落考考生的这个心理辅导工作。

梁文道：可是另一方面，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止是这些落败的考生的心理辅导，而是他们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，第三次机会，或者还有没有社会还有没有另一个轨道，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

就是一个社会，比如说我们今天都觉得高考是中国的一个流动的，上下流动，然后人生改变自我命运的最好的一个渠道，我觉得是公平的，是好的。可是除此之外也许还要多开几个口子，多开几个渠道，当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，但是我觉得有的国家是可以参考。

比如说像德国，德国的体制很有意思，德国体制是，你知道当工人的薪水比大学毕业生的薪水要高，所以他们是，德国的整个体系跟我们现在推崇的体系是相反， 香港现在讲的比较摩登的体系，认为是应给所有人都要念高中，甚至所有人都上大学。

台湾就是这样，要百分百上大学，可是德国的想法很简单，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分了，就你是职业训练，你是要继续考大学的。那么但是他这两轨之间是可以互相跳来跳去，比如说职业学校念着念着，我还是想考大学。行，你本来在考大学的轨道上，我去当个工人算了，就改去当工人，是这么跳。然后他当工人呢，他被认为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。

窦文涛：真是。

梁文道：然后跟着当工人当好了，那个头几年那个收入是非常稳定，而且比大学生毕业生在写字楼上班要高，大学毕业生反而很不稳定的，你比如说在德国念大学不容易，尤其你要念研究生、念文学，动不动一个文科博士念十几年的，你出来之后你肯定是收入财产都比不上一个工人，那他当然了，这也要看他整个工业基础，那德国你比如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考了一个职业学校，我去当工人，在哪儿当工，我做宝马、我做奔驰，他干这一些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还真的有一条就叫人算不如天算，就其实你说的这个多元化，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，对于比如说城市里，像我们邻居的很多家庭，我发现了就家境稍好一点的，高考对他们的魅力已经没那么大了，就是农村地区的，比如说穷人的孩子，它还确实是个晋身之阶，对吧。

梁文道：他需要这个改变命运。

窦文涛：但是呢，现在这种多元化的选择，那天还有人讲呢，就是说真的你家长辛辛苦苦，你打算半天，比如说一个家境很好的一个家长，让自己的孩子读哈佛、读金融，到将来证券公司，到什么华尔街，什么，什么的。好，另一个孩子呢，可能高考也没有考上，但是人家上了个中专，大专，学的是电脑编程，然后他们就说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按照库兹韦尔，那个未来，一个未来学者，按照他的预测嘛，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您这个家境好的这家这孩子您银行里证券公司里，一大半的工作，可都是机器人代替了，人工智能嘛，现在已经眼瞅着你就已经看到了，这些工作，比如说保险经纪，保险行业大概有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几，都会被。

梁文道：淘汰。

窦文涛：机器人代替，对吧，相反那个时候，这个上中专学编程的孩子，他一路更新、一路更新，他设计人工智能的新程序，混得不错，您那孩子呢成了证券公司看门的了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——你又岂知未来？

比如说我现在联想起来，我当年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，和我今天实际上这个工作和生活，那你完全想不到，真的人生没那么有远见的，你不可能知道，五年之后的事你都说不请。

马家辉：那这个你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，不一定跟高考直接关系，就是大学的意义，因为这样讨论的话，很容易就把大学的意义看成说拿一个文凭，拿一个什么工作以后赚到什么钱，因为按照这样逻辑下去，那不如大学打个广告是说什么你想多赚钱就来我们这边，或者是说你想赚到钱就最好别上大学，很容易变成这种逻辑，现在大学很多都是国际排名其中一个指标是什么？

梁文道：就业。

马家辉：对，我听到很不舒服的。

许子东：业主的反馈意见。

梁文道：还有第一年，毕业生的第一年找到工作的机会。

马家辉：然后这一些简化为一个词叫employability可聘用度。

许子东：把香港的大学变成职业培训。

马家辉：全世界的，不能说只是香港。

许子东：香港特别严重。

马家辉：它其实是一个指标，因为它指标在，看你怎么样来看重它，那个是很可怕的，所以大学本身呢，要读还是有它启蒙的意义，重点在什么，你考不上没有关系，文道说有其他的路。所以刚刚文涛你用那个字，从事那个辅导的本身，就要避开来用，它不是失败考生，不能用这种标签，他不是失败，他这一次没考上而已。

窦文涛：而且有没有一种人，我就觉得当然大多数来说，高考是一个途径。

但是这个人才里边也有一种人，他天生不能考试，我觉得我的竞技状态就不行，比如说我就别的都行，就考试不行，甚至到最后面试都不行，我这辈子找到的工作你知道吗？我接受过很多次面试，没有一次被选中的，就是，就不行，我就得适合就是说，别人觉得文涛，我觉得你行，你来，我看你行，你说我行我就行，不行也行。

许子东：所以呢，高考对于天才来说是不重要的，但以普通常人来说，这是没有办法表示一点诚意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还是你们刚才讲的总结一句话，我跟你说，还是当年我们高考就贴在墙上的标语，叫什么，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好，谢谢。

END